

沈永直著



海外动物奇谈

——一位老海员环球旅游见闻

工人出版社

封面设计: 牧 歌

插 图: 叶春旸 曹金秋

海 外 动 物 奇 谈

——一个老海员环球旅游见闻

沈 永 直 著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170,000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2,000 册

书号: 10007·92 定价: 0.66元

前 言

本书是根据一位归国华侨的回忆整理的。这位华侨是远洋货轮“安徒生”号的一个老海员，他随“安徒生”号游遍了五大洋。虽然他的职业是航海，但他热爱科学，热爱大自然；尤其对关系人类起源的灵长目动物——猴和猿的研究特别感兴趣，每到一处，总是千方百计地探寻这些动物的踪迹。从南洋群岛、非洲大陆、拉丁美洲到列宁格勒、华盛顿、伦敦；从各地的自然博物馆到大自然中的深山老林，荒漠僻壤，都留下了他的脚印。在几十年的航海、旅游生活中，观察了世界各地几十种猴和猿以及其它多种奇异动物的生态特征和生活习性；采集了许多引人入胜的珍奇见闻和各地的风土人情。猩猩、黑猩猩、大猩猩在世界上已经很稀少了，大猩猩真是庞然大物，体重达五百多斤，身壮力大，敢于同狮虎搏斗。猴的种类稀奇古怪，有用尾巴捕捉昆虫的蜘蛛猴，有身材细小只须一个巴掌就可以抓住的绢毛猴；其它珍禽异兽，多情鸟真是多情，它们成双成对，如果一只死了，另一只就绝食殉情而死；长尾鸡名不虚传，尾长两丈有余；织布鸟名符其实，能用尖尖的嘴干缝纫活；还有能爬树的鱼，能飞行的蛙……真是五光十色，闻所未闻。整个内容既富知识性，又富趣味性。

作者根据老海员的回忆进行了再创作，用游记形式，把老

海员当年历险探奇的情景描绘得栩栩如生，还附了插图一百多幅，使全书更增添了生动有趣的色彩。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马勇同志的帮助。特致谢意。

编 者

目 录

第一章 我和远洋轮“安徒生”号.....	1
第二章 在波罗的海沿岸.....	6
忆列宁格勒.....	6
昼伏夜出的低级猴.....	8
猴和猿的一般知识.....	15
第三章 在巴拿马的森林里.....	20
热带森林奇观.....	20
吼猴声威震山谷.....	25
悬空倒挂的蜘蛛猴.....	26
依依不舍的多情鸟.....	29
漏网的松鼠猴.....	31
可以吃的大肚皮猴.....	33
善于伪装的树懒.....	33
第四章 巴西见闻.....	36
忆里约热内卢.....	36
看猴戏.....	36
在养殖场里.....	41
奇怪的捕鱼方法.....	49

第五章 到了马达加斯加.....52

印度洋中的宝岛.....52

穷朋友，好兄弟.....53

向察腊纳纳山区进发.....54

误会.....57

巧捉活鹰.....59

稀见的疣猴.....60

计杀鳄鱼.....62

第六章 在非洲大陆.....65

怀念西非海岸.....65

长途旅行的开始.....66

老犬巧破水獭洞.....70

奇异的动植物.....74

住在“囚犯”家里.....78

河马爱仔.....85

大猩猩怒吼退雄狮.....87

癞蛤蟆能吃天鹅肉.....90

枪击飞狐狸.....92

遥望撒哈拉大沙漠.....94

难忘的离别.....96

沙漠里的三天.....98

绿洲里的大猩猩.....108

热带草原所见.....112

禁区里的奇猴.....117

寻找黑猩猩.....129

第七章 “安徒生”号触礁遇险	135
鲸鱼是鱼吗?	135
发光的海生物	138
石油是浮游生物变来的	140
冰天雪地的南极洲	141
“安徒生”号遇险	144
奇异的海参和海葵	148
雌雄异态	151
珊瑚、珊瑚礁	155
奇异的热带鱼	158
稀有的海洋生物	162
雄鱼孵卵	166
第八章 苏门答腊探猿	169
他乡遇故知	169
猕猴和圣猴	175
长臂猿的绝技	177
探寻猩猩和金丝猴	180
第九章 在婆罗洲和苏拉威西岛	188
荒岛一瞥	188
披荆斩棘穿红林	189
雨林中赏兰	190
爬树的大虾	194
有足的蛇	196
美丽的风鸟	198

聪明的水枪鱼.....	202
游泳“健将”天狗猴.....	204
闲话苏拉威西岛.....	207
海滨看黑拂拂.....	210
鱼钓海龟.....	214
第十章 伦敦观猩猩.....	219
意外的收获.....	219
尾声.....	228

第一章 我和远洋轮“安徒生”号

“安徒生”号（图1）是一艘在丹麦注册的远洋货轮，载重万吨。我是这艘货轮上掌舵水手。从一九二〇年起，我一直是“安徒生”号的海员工人。广东台山是我的出生地。我自幼失去父母，孤苦伶仃，后由同乡华侨搭救，把我带到了檀香山，在那里算念上了几年中文和英文，学了一些文化。成年后，经过同乡华侨的介绍，我才在“安徒生”号找到了这个“饭碗”。

别以为海员的生活，总是惊险和紧张的。其实，在风平浪静的好天气里，除听到那有节奏的机器声和看到那一上一下的与我们永不分离的海鸥外，宁静得令人发愁。当然，在暴风雨来袭的日子里，在大雾弥漫伸手不见五指的恶劣天气下，我们不会那样宁静的。作为一个海员工人，那就是挺起身来与大风大浪作搏斗，我曾经过无数次这样的紧张生活。

说起船上的日常生活，有时也会感到单调，因为船仓便是家，甲板就是马路，除了这样的家和马路外，再也没有什么地方可走动了。

这倒也好，却为我创造了无比的自学机会。是呀！对像我这样没有读过几年书的工人来说，学科学，长知识和练本领是何等迫切需要啊！

谈起我的自学经过，还有一段伤心史可讲。中国人民在过去那苦难的日子里，国外华侨比起国内同胞来，除了三座大山压迫外，还有一重更深沉的苦难，那就是种族歧视。我们漂泊

在那里，那些种族主义分子，总是歧视我们，说什么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东亚病夫。在他们眼里，所有中国人，男的都是抽鸦片烟的；女的都是缠小脚的。能受这样的欺凌和辱骂吗？不，当然不能。但又有什么雪耻的办法呢！赤手空拳去反抗有什么用？回祖国吧？当时那又是贪官污吏和地主恶霸统治的豺狼世界。想来想去，总是徬徨无路。自从在“安徒生”号上找到一个“饭碗”后，开始先当搬运煤炭的伙夫，三年后，船长看我还肯卖力，便提升我当水手。船上没有资本家直接来管理，一切由船长负责，他是个老海员出身，知道穷哥儿们的心理，待我们还算是不差，我也便安下心来吃了几十年的海员工人饭。

从上船那一天起，我立志要发奋图强，刻苦自学，做个有志气的中国人。白天念中文，晚上学英文，下班便学，有空就学。一心一意要掌握科学知识，学会航海本领，为中国人扬眉吐气。虽然几十年来学了不少东西，可以说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包罗万象。但是，始终没有学过马列主义和一些革命道理。因此，像瞎子捉麻雀，乱摸了一遍，心里总感到空虚。白混了几十年，也没找到真正的出路。

至于我的自学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曾受过不少曲折和打击。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当有一次“安徒生”号停泊在伦敦港的时候，那时正值抗日战争初期，我为了要看些祖国的报纸和杂志，曾走进过当时旧中国的驻英大使馆。等了半天，总算有一个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官员出来接见了。他一打量我是个工人模样，眼睛便朝着天花板说：“你来干什么？”当我说明了来意，他回答我说：“使馆只管外交关系，哪有人管这些闲事。”我听了虽然很气愤，但仍沉着气说：“华侨海员想知道祖国消息，想学习，这是好事，你们应该管……”

他一听竟不耐烦地说：“大使馆是堂堂政府机关，怎能管你订报订书的事，何况，你事先也没有给我们订报费……”说罢连看也不看我一眼，就走了。

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找过这帮狗官了。

我是从文化和基础科学开始自学的，慢慢地才转向博物学。到现在不否认我有一些博物学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主要是通过实践——到野外去观察和猎奇，到博物馆去参观和访问得来的，当然也少不了自学和旁人的指点、教导。说起指点和教导我的人，到现在我还想念我的同事“安徒生”号上的三副白里安。他初到船上工作的时候，还是刚从海事大学毕业的学生，那时我已快三十五岁了。他的身体不算高，但鼻梁却高的出奇，金头发，兰眼睛。为人沉默寡言，从他那兰眼睛里，闪着沉静而诚恳的光，一见面我就喜欢接近他。

他是个英国海事学院毕业的法国人，除法文外，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是个无神论者，崇拜达尔文的《进化论》，相信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从他那个不到十平方米的寝室装饰来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具有什么性格和什么爱好的人。书架上摆满了动物、植物、地质之类的书本，板壁上挂满了世界各地的风景照片，台子上陈列着许许多多奇花异草和古怪动物的标本。一望而知，他是个自然科学的爱好者。无怪乎他自己也说，他选择海员这项职业，是为了便于周游世界，做达尔文的继承人。

在高级船员中，他最好接近我们工人，尤其是黑人和华工。这个年轻人，一来平易可亲，二来知识渊博，从来不摆架子。大家也喜欢他，管他叫“博物学家”。后来，我能说法语，懂得不少博物知识，与他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再说，船上的员工共有六十多人，人虽不多，却是各色人

种俱全，欧、美、亚、非各洲人都有。“安徒生”号也说得上是个国际海员工人的大家庭。

机舱间的“黑胡梁”是六个华籍员工中，最与我亲近的一个同胞。他的名字叫梁林，身体结实，皮肤黝黑，年纪虽还不到中年，却长了一脸浓黑的络腮胡。除中文和英文外，还会说一口漂亮的西班牙语。生性耿直，见义勇为，喜打抱不平。他那付形象和他那样性格，倒与他的出身是分不开的。原来他的父亲，是在清朝年间被当作“猪仔”卖到美国作矿工的华侨，母亲是带有西班牙血统的黑种人。要说他的缺点，除了爱喝酒和性情有些急躁外，却也难找。

照例，星期六晚上船上总有跳舞晚会，到那里是找不到我们的。可是在三副房间里，常会发现我和黑胡梁在那里读书和闲扯。

当“安徒生”号在世界各港口下锚停泊的时候，就是我们三个人——三副、黑胡梁和我，出外参观访问，旅行猎奇的好机会。不论上哪儿我们三个人总是形影不离的。

这样，不仅仅扩大了我们的眼界，更重要的是，从自然界里吸取了很多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充实了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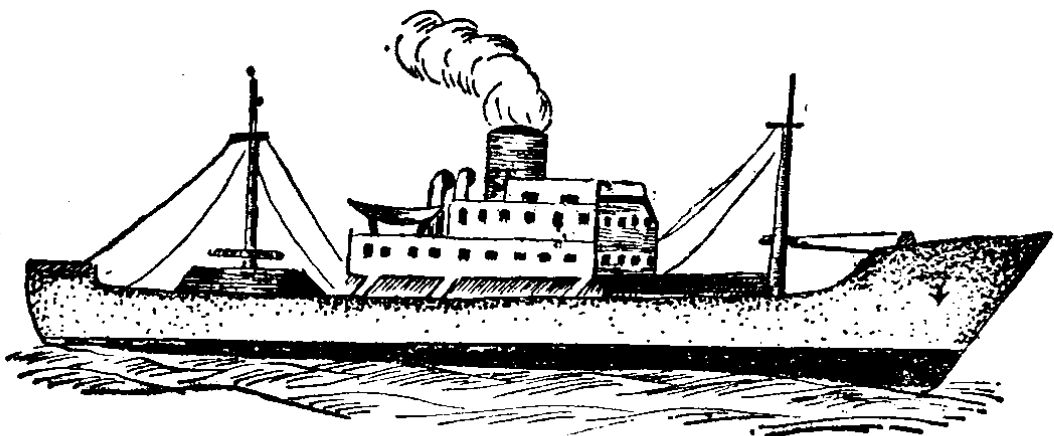


图1 安徒生号

在“安徒生”号上我度过了大半辈子，转了地球几十个圈，以后我老了，资本家不需要我了。我也不愿再在国外住下去，便带着我的一家老少，回到了温暖的祖国。刚回来时我曾经有过养老终生的念头。可是，眼见祖国一天一天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枯枝都回了春，我怎能平静下来呢！从此，我从头学习。先学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继又到祖国各地观光，心里也就更亮堂了，越活越觉得年轻，仿佛我已经不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朽，还是个生活刚开始的年青人。活一天，我就要战斗一天，要把我几十年来所见所闻都告诉年青人：要他们认识到科学知识领域是十分宽广的，自然界还有许多奥妙，人们尚没有揭穿。老一代有责任启发他们熟悉大自然，热爱科学，敢于攀登，从而去改造大自然。

粉碎“四人帮”后，万象更新，安定团结。我愿意把一生所知告诉青年读者，作为一个小小的贡献。

第二章 在波罗的海沿岸

那还是一九三七年的时候，海轮“安徒生”号正以每小时十三海里的全速，从英国的伦敦出发，驶向苏联的列宁格勒。

从伦敦到列宁格勒，要穿过北海，绕过丹麦、挪威和瑞典，然后进入波罗的海的芬兰湾才能到达。北海的夏天尽管是那样万里无云，碧空如洗的好天气，可仍是波涛汹涌，巨浪滚滚，原来那里是有名的难航行地区。

忆列宁格勒

“安徒生”号已航行了八天，快要到列宁格勒了。

靠岸的那天，从早到晚都很忙，晚餐后，感到极疲劳，还不到晚上七点，便上床睡了。一觉醒来，太阳已挂得老高，一看闹钟只是三点。

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闹钟“罢工”了？不，闹钟一点毛病也没有。原来是这样，列宁格勒地处北纬六十来度，一到夏天白天很长，夜间很短，清晨二点太阳就已升起，到晚上十一点才下山，即使在午夜天上仍发亮，所以有“白夜城”的雅称。

列宁格勒是世界上最北的一个大都会，以天气凉爽而出名，虽是八月天，也离不开毛衣或夹大衣，无怪乎有些地方，如医院，早晚还得生火炉。

到过该城的人，没有不称赞它的宏伟的建筑物。街道开阔笔直，房屋异常高大，最大的聂夫斯基大街宽四公里长。据说这些都是彼得大帝时代就规划好的。

在列宁格勒街头的雕塑铜像特别多，其中以巍巍矗立在涅瓦河边的彼得大帝像，最引人注目。

我们也曾参观过“阿芙乐尔”巡洋舰，这艘光荣伟大的军舰，至今还停泊在涅瓦河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人类从此开始了新纪元。这一炮，便是由这艘军舰上发出的。

通过国际海员工人俱乐部的介绍，我们参观了列宁格勒动物博物馆。

是日，蔚兰色的天空里找不到一点云彩，温暖的太阳夹带着清爽的凉风，真是个旅行观光的好日子。

接待和引导我们参观的是一位年轻女士。个子很高，金黄的头发，碧绿的眼睛，外套一身洁白的工作服，仪态从容，一望便知她是个很有学识的研究人员。她首先用英语作了自我介绍，名叫尼娜，是现代动物室的助理研究员。当她知道我和黑胡梁是中国人时，一面同我俩握手，一面连声说：“欢迎！欢迎！能接待你们我很高兴”并且还说：“很抱歉，可惜我说不来中国话，怎样能使客人们满意呢！”

黑胡梁不等她说完就申明说：

“谢谢女士的关怀，如果您感到方便的话，就请用英语来讲吧！”

参观自楼下到楼上，从这间走到那间，足足花了五个多小时。尼娜究竟是个列宁和斯大林教导出来的好学生，自始至终清清楚楚地、简明扼要地，有头有尾地给我们讲解。当她发现我们领会有难色时，她更是不厌其烦地反复说明，直到我们点头微笑为止。她用通俗而又生动的语言，讲的内容又非常丰

富，使我认识到知识世界是这么广阔，简直比大洋还要深，比起天上的星星更要多。

这还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样专门的博物馆。我像孩子们走进动物园一样，尤其猴和猿最使我难忘。

热诚的尼娜，领我们观看了几乎有四十来种猴和猿的真实标本。出乎意料的，世上的猴和猿有那么多，这么怪。最小的猴子，只需用几个手指头就能捏得住，可以说是完全能“玩弄于手掌之上。”最大的都有黄牛这般大，估计重量在五百斤以上。猴子的动作也很有意思，有爬在树枝上的，有挂在藤子上的，也有像狗一样奔跑的；猿则多数是半直立者。

昼伏夜出的低级猴

每种猴、猿标本面前，还放了些它最爱吃的食料，这样设计也是意味深长的。一般人总以为它们最喜欢吃水果和果实，其实还不这么简单，喜吃小动物和昆虫的猴子有的是；最令人奇怪的，有些却最爱吃蟹、鸟蛋和蜜蜂。

此外，另有一间特殊的陈列室，灯光暗淡，如果不开那盏象征月亮的电灯，却还以为是一间暗室。原来这里陈列的，都是一些昼伏夜出的猴子，怪不得要布置像夜景那样。从疏密间隙的树枝里望去，迷迷蒙蒙，不仔细看还以为有活猴在那里活动。

尼娜指着一只猴子说：

“这一种名叫狐猴（图2），是一九三六年由苏联科学院动物采集组，从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猎来的。”

仅从尖尖的嘴和那些鸡爪状脚趾来看，说它是猴还不如说它是狐狸似乎更恰当一些。据尼娜解释，当狐猴首次被世人

在两三百年以前发现时，却也使人弄得莫明其妙，不知叫它什么好。经过详细解剖，最后才把它列入猴类。身材也不如一般猴子那么大，倒与家猫差不多。毛色不复杂，只有灰白与黑两色，除了头、面、四肢和尾巴是黑色外，其余都是灰白色。



图2 狐猴

定睛仔细一看，那根长尾巴和那双大眼睛就把我们吸引住了。这时，尼娜似乎已经知道我们心里有问题要问，便说道：

“狐猴的尾巴特别长，这里边大有道理，本来它是一种低级的猴子，从古食虫类进化而来，至今还保存着它们祖先所具有的这根大尾巴。

“大眼睛也自有一番道理，你们想一想，昼伏夜出的动物，善于在晚上活动，为了看清四周的环境，不得不把瞳孔放得大大的，长着一对能夜视的大眼睛，为其夜间活动提供了方便。人们所常见的夜间才是大眼睛的猫头鹰，便是最生动的引证。”

经尼娜这么一说，我们才恍然大悟，陈列室所以布置得那么昏暗，是有其原因的。

不用说，狐猴嘴边放的那些小鸟、蜻蜓、蝗虫、香蕉、菠萝蜜之类的东西，也就是它最爱吃的食料。

当我们被指引到另一只名叫指猴（图3）的陈列点的时